

种“海”的人

本报记者 赵雪

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，说它没有海，其实也有“海”。

只不过，这片“海”里曾经没有水，翻涌的是沙。

彰武地处辽西北，再往北100公里，便是号称“八百里瀚海”的科尔沁沙地，老辈人称其为沙海。很多年前，这里没有涛声，只有风声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彰武县所在的阜新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占辽宁省的60%，是全省自然条件最恶劣、生态灾害最集中、生态治理最困难的地区。其中，彰武县24个乡镇有23个属于沙化区，沙化面积达到524.2万亩，全县森林覆盖率只有2.9%，被称为辽宁的“风口”和“沙窝子”。

那些风曾把沙丘一寸一寸往南推，推过村庄，推过田地，推过人们的门槛。

如今，8500亩樟子松林挺立在沙海南缘，挡住了肆虐的风沙。

62岁的章古台林场护林员李东魁，已经在这片林子守了近40年。



李东魁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，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。

本报记者 赵雪 摄

一

1952年，新中国第一个防治沙科研项目——辽西省林业试验站在彰武县章古台镇设立。3年后，我国第一片樟子松引种固沙林在这里营造成功。从那以后，章古台就成了科学治沙的摇篮。

而那个年月的章古台，依然是一年一场风、从春刮到冬。风一起，沙子漫天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里全是沙。人的脸被吹得黢黑，嘴唇干裂，一张嘴就出血。大风刮起的沙子甚至能直接把树叶打死，只剩干枯的树干。老辈人总讲：“一碗米、半碗沙，走一步、退半步，五步不认爹和妈。章古台的风要是再大点儿，一宿就能搬走一座山。”

李东魁的父亲是章古台林场清泉工区的老职工，会木匠活儿，也做得一手好铁匠活儿。他和同事常年在沙丘之间奔波：春天栽树，夏天看苗，秋天防火，冬天巡护。那时候林场种树像打仗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家属也扛着锹去植树。

李东魁小时候就坐在父亲的独轮车上，翻过章古台的每一道沙梁。他看见父亲和工友们弯着腰在沙地里种树——三个人一组：一个人在前面清地面，一个人拿着铁锹把土挖出一道缝，一个人负责往里甩苗，再按“三埋两踩一拔苗”的规范操作一番。

可沙地里种树，太难了。父亲栽下的苗，很快就会被一阵风沙埋住，再用手把沙扒开，苗又被埋上；再扒开，再埋上。二十几次，手指就磨破了。

李东魁小学六年级时，每个星期天还跟着父亲上山栽树。那时候清明节时还会下雪，手经常被冻得僵硬，攥着树苗像攥着一块冰。

1978年，彰武被确定为国家“三北”防护林建设重点县。

3年之后，17岁的李东魁成了林场的一名临时工，主要工作是“护林”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并不觉得“护林员”是什么特殊的职业，只觉得他看的那片林子里，有不少树是他亲手种下的。他知道种树有多难，就把这些树看得格外重。

“临时”护林员当了3年，李东魁就去当兵了。

二

1987年，23岁的李东魁从部队退役，回

到章古台。这次，他成了一名正式的护林员，负责看守阿尔乡南坨子那8500亩樟子松林地。

李东魁后来总说，他这辈子就没住过离人堆近的地方。

护林点“宿舍”就是在林子中间空地上挖个地窖子。房子四面透风。炕烧得烫手，可桌子上面却冷得连水杯里的水都能结冰层。

没有自来水，吃水要靠一口压水井；这井叫“洋井”，得天天引水才能压上来，水里有沙子，沉淀了才能喝。也没有电，每天定量一根蜡烛——两小时的火光，只够做饭、喂马、写几行札记。

蜡烛一灭，等待李东魁的就是漫无边际的黑暗。

刚来那阵子，他总会在黑暗里听到一些声音。起初是风，风穿过沙丘上的灌木丛，发出呜咽一样的声响，像有人在哭；再仔细听——是狼。护林点远离村落，野狼出没，一到夜晚，狼嗥声从东边来，又从西边去，一波一波，此起彼伏。最可怕的是，因为在林子深处，地窖子里什么活物都往里钻——比如蛇就会从房梁上掉下来，爬进李东魁的被窝。

刚来的第一宿，李东魁吓得一整晚不敢睡。

因为要防止牲畜破坏林子，每天天不亮，李东魁就得出发。林场给他配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马，瘦，但眼睛贼亮。伴着星光，李东魁牵着它就往黑黝黝的林子深处走去。

从此，这一人一马，成了这片林子里最常见的风景。

刚护林那阵子，李东魁也不太会骑马。一次，马踩到了沙地里一个暗坑——当地人称“地洋包”。他整个人被掀下来，砸在沙上，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胳膊伤得很重，肿得青紫，一个多月不能打弯儿，吃饭时手都够不到嘴，得用另一只手托着。交通不便，没地方医治，他就找了根布条把胳膊缠住，做成简易绷带往脖子上一挂，等着它自己慢慢好。

不能骑马，他就牵着马走。那一个多月，硬是一天也没歇。

8500亩林子，从南到北要走20多里地，从东到西也要走十几里。李东魁每天至少在林子里穿行13个小时。烧一壶热水，揣上两个馒头，再背上一把砍柴刀，一身旧迷彩服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脸被磨得又黑又瘦。累了，就在沙坨子下打个盹；饿了，便掏出干

粮，就着凉水吃几口。早晨两腿露水，中午一身汗水。

等太阳完全升起来，他已经走遍了大半个林区。

时间久了，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，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。哪棵是哪年种的，哪棵是哪年补栽的，哪棵生过病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春天风大，李东魁去看新苗有没有被沙埋；夏天雨多，他去看林间有没有积水沤根；秋天草枯，他盯紧每一丝烟火；冬天雪厚，他一趟一趟踩出巡查的道。他还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，密密麻麻记着每一棵有“病况”的树——哪棵叶子发黄，哪棵有虫眼，哪棵被风刮歪，这成了林业技术人员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遇到大风天气，李东魁就要24小时值守。有一次赶上沙尘暴，李东魁迷失在沙坨子里整整十几个小时，靠着太阳的方位和“老马识途”，才摸回护林点。

让他比吃苦更难以忍受的，是寂寞。尤其到了冬天，大雪封山，放眼望去全是白茫茫一片。十天八天见不到一个人是常事。寂寞到极致的时候，李东魁经常连动都不想动，守着一个咸菜疙瘩，在屋里一待就是几天。

三

护林员不但要守护林子，还得跟村民“斗智斗勇”。

在林区，防火是头等大事。每到防火期，李东魁就守在进林的路口，火柴、打火机、香烟，一律收缴，出来时再还给村民。村民起初不理解，纷纷骂他“死脑筋”。他就挨家挨户走访，把防火的道理一遍一遍地讲。林场里坟头多，上坟烧纸的人也多，一到清明前，李东魁又开始一家一家提前通知，严禁烧纸。白眼不知道遭了多少。

林地里草长得很好。老百姓总想把牛羊赶进林子里吃草。一些村民被李东魁拦下几次，有的村民心里就开始不痛快。报复随之而来：往他吃水的井里扔东西，往米面袋子里掺沙子，还在墙上写字威胁他——“没有会不着亲家的”，意思是早晚要收拾你。家里的玻璃也被砸过好几次。后来干脆直接

把李东魁的马偷走了。

每到这种时候，李东魁就会提醒自己：想想栽树的苦——以前用牛车拉树苗，走一天才能到山上，那都是自己亲手栽了七八年的树。他不忍心看着它们被毁掉。

他知道，一旦自己松了口，这片林子就完了。

后来，林子渐渐大了，沙土被固定住，百姓家门口的沙子越来越少。村民们切身体会到了治沙护林的好处，大家的思想认识也慢慢变了，很多人开始主动申请退耕还林。原来李东魁去村里发传单还总被骂“老偏头”，后来已经有人主动提出要帮他护林——发现情况，就打个电话通知他。

近40年时间，李东魁管护的这片林地，没有丢失一亩，也没有被非法占用一分。

四

1988年，李东魁成了家。第二年，女儿李明明出生。可这个家，他顾得很少。

女儿八九岁之前，跟父亲几乎像陌生人。她只记得母亲常说一句话：“你爸在山上呢！”妻子王玉华也劝过他：日子过不下去，干脆回家一起经营那个效益不错的商店。他没同意——他觉得自己对父辈留下的这片林场有责任，护林是崇高的事，不能只用钱来衡量。

2011年11月，女儿出嫁。婚期定在防火最紧要的关口——整个秋天都没怎么下雨，冬季防火七天工作制，一刻也不能离人。李东魁没去。妻子王玉华气得直哭，但李东魁的理由很简单：万一因为自己离岗出了火灾，一辈子的护林成果就白干了。

2015年，女儿李明明从林业学校毕业，回到彰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工作。几年后，李明明被推选为阿尔乡村党支部书记。

作为女儿，李明明其实很理解父亲对林木的坚守。她开始用另一种年轻人的方式继承父亲的事业：组建“青年护林突击队”，把愿意回来的年轻人组织起来，跟着父亲学巡山、学护林；带着村民建起“种养加”一体化产业园——智能化温室大棚，结束了阿尔

乡镇因为土地沙化没有设施农业的历史。棚里种草莓、羊肚菌、平菇；养殖园里养着1000头肉牛；粪污处理厂把牛粪变成有机肥还田，“以肥改沙”；光伏发电板在沙地上闪着蓝光。大棚里用的是立体化基质栽培技术，基质是他们自己研发配制的。一棵棵草莓秧长在半人高的架子上，红彤彤的果实垂下来，不用弯腰就能摘。

村民们起初担心，过去风沙大得睁不开眼，大棚没等建起来就会被风掀翻。可如今父辈种下的樟子松挺立在那里，替大棚挡住了风。绿色的屏障护着白色的棚，白色的棚里，长出红色的草莓，也长出希望。

一代人治沙，一代人兴沙。李东魁的护林故事，在女儿身上有了新的模样。

2024年，年满60岁的李东魁退休了。

可他并没有离开那片林子，有时候还是会清晨5点多起床，灌一壶热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林海。

今年春天，李东魁和林场工人又新植下一片樟子松幼苗。

从李东魁家的窗户往外望，田野里的草色已经开始变得干黄。最近几年，经常有单位和学校来这里组织植树。那些新栽的树苗还小，都藏在荒草里，风一过就摇晃。

可它们的根，已经扎进沙里了。

如今，几代人在171公里长的沙地种下的防护林带，已经将6座万亩流动沙丘全部固定。彰武县的区域植被覆盖度从不足20%提升至80%以上，全县累计治理沙化土地492.33万亩，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达78%，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达67%，水土保持率达65.96%，粮食总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2亿斤跃升至22亿斤。扬沙天气从1953年的43天，减少到近10年平均只有5天，带动沈阳市圈大气降尘量、气溶胶光学厚度分别下降32%和19.4%，有效守护了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的生态安全。

卫星地图上，辽宁北部阻沙第一道生态防线向科尔沁腹地推进了13公里，沙地南缘的黄色，正被绿色一年一年地推回去。

彰武，依旧没海，也有“海”。

曾经的沙海，已经变成了林海。

每到风起时，亿万根松针一起颤动，声音由远及近，一层推着一层——那是这片土地等了几十年的涛声，是无数像李东魁一样的治沙人，用热血青春和漫长坚守形成的潮音。



李东魁在植树。受访者供图